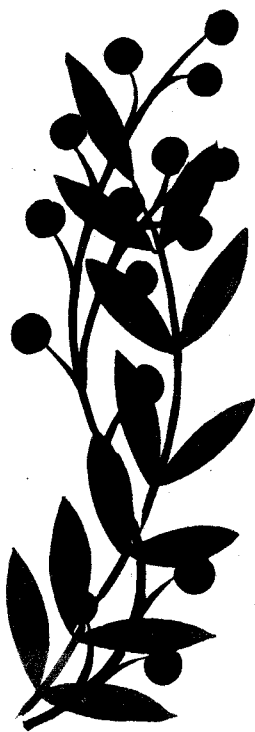


廿
化



花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李育孙 杨道明 编

花

李育孙 杨道明 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28 10 $\frac{4}{28}$ 印张 插页 2 173千字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,500册

书号：10113·182 定价：0.84元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秦 牧 (1)
看花·····	朱自清 (5)
石榴·····	郭沫若 (10)
路畔的蔷薇·····	郭沫若 (12)
山茶花·····	郭沫若 (13)
茶花赋·····	杨 朔 (14)
山茶花·····	李华岚 (18)
云南山茶甲天下·····	施忠民 (20)
牵牛花·····	圣 陶 (24)
木棉树·····	郭 风 (26)
木棉情·····	徐 刚 (27)
谈养花·····	凤 子 (31)
梅兰竹菊·····	启 明 (36)
契园赏菊·····	孙世恺 (39)
纵横话菊花·····	王 霜 (42)
赏菊狮子林·····	周瘦鹃 (45)
菊颂·····	端木蕻良 (48)
菊城行·····	李孟昱 (51)

芙蓉·····	渝 子	虞 奕 (58)
梅花·····	柯 蓝	(60)
说梅·····	杨 石	(61)
梅·····	高 山	(64)
花·····	曹靖华	(69)
花·····	叶君健	(73)
花·····	苏 策	(84)
杏花春雨江南·····	吴德铎	(90)
向日葵·····	郭树荣	(93)
葵花·····	李华岚	(95)
荷花小记·····	陈 述	(96)
夏日话荷花·····	吕庆怀	(98)
花之社·····	范烟桥	(100)
一品红·····	袁 鹰	(104)
一品红·····	马南邨	(108)
樱花赞·····	冰 心	(111)
满园樱花灿烂·····	李连庆	(117)
樱花时节·····	李连庆	(122)
花潮·····	李广田	(125)
两棵水仙·····	张 茜	(131)
水仙花散记·····	陈文和	(137)
水仙花纪事·····	宋祝平	(143)
夹竹桃·····	季羨林	(149)
芍药乡·····	余树森	(153)
芍药·····	刘欣斋	(157)

马兰花·····	师田手(159)
玫瑰乡之行·····	谢冰南(164)
花城·····	秦 牧(169)
花街十里一城春·····	秦 牧(176)
梅园的花·····	李华岚(184)
花圃的杜鹃·····	李华岚(186)
神农架的红杜鹃·····	柏梁真 陈连生(188)
杨柳花·····	朱国瑾(190)
桂花赋·····	莫 克 汤世民(195)
养花·····	老 舍(199)
种花老人·····	宋祝平(201)
兰圃天香·····	何小平 吴其琅(209)
盛开吧, 报春兰·····	德 咏(214)
玉树琼花·····	周 毅(220)
花儿漫话·····	陈善欣 郑志新(224)
天坛月季园记·····	杨忠英 郭秀珍(227)
漫话月季·····	杨忠英 刘好勤(229)
花事·····	白 石(234)
一丛鸡冠花·····	韦 轩(237)
芬芳飘逸 花卉传情·····	陈谋华(241)
桃花·····	长 剑(245)
三月龙华看桃花·····	金晓东(249)
樱桃和茉莉·····	紫 风(251)
洛阳牡丹·····	李 科(255)
诗人与牡丹·····	曾 理(259)

禾雀花·····	老 凡(262)
金色的油菜花·····	明 义(263)
仙人掌·····	韩静霆(267)
昙花——月下美人·····	文 侶(271)
风雨花赞·····	征 鹏(273)
这里花团锦簇·····	安 安(276)
后记·····	(280)

序

秦牧

广西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命名为《花》的散文集子，约我写一篇序。我翻看了一下，觉得这些文章展现了一片姹紫嫣红，花光十里的景象，情趣盎然，就尝试来写它几句。

这集子包括七十多篇小品，谈的或者是旅游见闻，或者是栽花经验，有的借物寓意，有的对景抒情，话题都和花卉有关。其中好些篇章，出自郭沫若、老舍、杨朔、冰心、曹靖华等同志手笔的，我早年曾经读过。也有好些佳作，我还是第一次接触，颇觉新鲜。这些年来，各省区的出版社展开了激烈竞赛，别开生面，独出心裁，编选出很有特点的集子的不少。有了竞赛，出版事业就很有生气了。这本专门谈花的散文集子，就颇有特色。一篇篇读下去，我们仿佛置身锦绣丛中，看到苍翠欲滴的绿叶丛间，晶莹的露珠正在荡漾闪光。枝头一个个被着茸毛的蓓蕾轻轻绽放，颤动、舒展着薄绢般的花瓣，有的娇俏，有的浓艳，有的端庄，有的妖冶，它们

露出雄蕊来了，露出雌蕊来了，飘扬起花粉来了。各各以其纷繁的色彩和美妙的姿态，仿佛在丽日和风中浅笑絮语。这虽然只是一本书，但是，我们在展读的时候，它好象竟把我们带到芳菲摇曳和蝶舞蜂喧的花田，走进那清香的氤氲之中了。

我觉得这样一本专门谈花的散文集子，该是会受到爱花的读者欢迎的吧！

鲜花美丽而有魅力，它使人感受到蓬勃的生机和昂扬的朝气。我想，世界上对花卉丝毫没有美感的人，恐怕是很少很少的吧。在大城市里，我们固然到处看到人们在阳台、屋角种上几盆花卉，就是在偏僻的山村，我也常常看到人们在墙头、天井，用旧盆破钵，种上凤仙、大丽、月季、石榴、紫苏、茉莉什么的，闲来欣赏一番，瞟它几眼。爱花的心理应该说是十分普遍的。我看过一些军人在战争年代的笔记，炮火纷飞的日子里，战斗空隙的时候，有些战士也会找个炮弹壳，盛上清水供养一束鲜花，放在碉堡的一角。这不是荒诞，也不是稚气。应该说：从这样的行为中，常常流露了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“羁客有家归未得，对花无语两含情。”这类词语，简直把花写活了，花变成了能够和人们柔声低语、互通情愫的童话中的小精灵了！

这类诗句，也体现了人们爱花心理的普遍。如果人们不是普遍有这样的喜爱，广州就不会有一年一度盛大的年宵花市了！江南民俗中就不会有什么“花朝节”，

苏州姑娘们在这一天也不会剪五色彩缯去粘在花枝上，给花祝寿了。如果人们不是普遍有这样的喜爱，许多国家的人们就不会各各把自己心爱的一种花尊为国花，把玫瑰、郁金香、鸢尾花、兰花、茉莉、樱花，以至于仙人掌、三叶草、枫叶之类作为国家的标记了。

正因为广大群众都爱花，历代、各国的人民各各栽种了出色的花卉，贡献给世界。仿佛对远方客人献上面包和盐似的，作为互相之间的赠礼。美洲人献出了向日葵和风雨花，非洲人献出了瓜叶菊和天竺葵，南欧人献出了郁金香和风信子，日本人献出了樱花，新加坡人献出了胡姬花……在世界的花卉记录中，中国人也献出了五光十色的牡丹、菊花和杜鹃花……即使从这么一些花棚逸事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文明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创造。象树叶的叶脉一样，许多微小的支脉汇集到主脉上。象万流归海似的，许许多多的溪涧江河，流注于海洋之中。

如果世界上完全没有花，生活就要单调得多了。正因为人们普遍喜欢花，欣赏花，象《花》这样的集子就大有出版的价值，它不应该在出版物中只“聊备一格”，而是应该“雄踞一席”。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出版物蓬蓬勃勃、多姿多采的话，一定要在各个学艺领域都阔步前进，力求纵深发展，包罗万象，从而大胆出书才好。也许有人会问：“出这一类书有什么意思？”我想这样回答他们：“我们需要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，而不是狭隘的革命功利主义。我们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，而不要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单调贫乏。”书籍不但要给人们

以政治教育、思想教育、知识教育、品德教育，有些还要给人以美的教育，以至于启发人们驰骋想象的能力。美育可以帮助人们辨别美丑，陶冶情操。这本集子中的许多篇章，除了介绍花卉知识，描述园林逸事，歌颂人民翻身和赞美劳动创造外，还有一大特色，就是潜移默化地给人以美育。让美育来陶冶人们的心灵吧，我们需要它！

如果譬喻一下，说这本集子是献给读者的一个小花束的话，那么，我这篇小序，就是献给这本书的几朵茉莉和含笑了。

1980、11、26. 广州

看 花

朱 自 清



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，但近来却很少；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说过“我们今天看花去”一类话，可见花事是不盛的。有些爱花的人，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，一盆盆搁在架上；架子横放在院子里。院子照例是小小的，只够放下一个架子；架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。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“花台”，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；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。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，不算是爱花。

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；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，偶然和我们到“花房”里去过一两回。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，有一座小花园，是房东家的。那里有树，有花架（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），但我当时还小，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；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。园中还有

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，现在想来，似乎也还好的。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，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；有时掐下几朵花，也只是随意摆弄着，随意丢弃了。至于领略花的趣味，那是以后的事。夏天的早晨，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，沿门叫着：

“卖栀子花来。”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，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，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。栀子花的香，浓而不烈，清而不淡，也是我乐意的。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。也许有人会问：

“你爱的不是花罢？”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，只好存而不论了。

在高小的一个春天，有人提议到城外F寺里吃桃子去，而且预备白吃；不让吃就闹一场，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。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，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。中学生能白看戏，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？我们都这样想，便由那提议人鸠合了十几个同学，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。到了F寺，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（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），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。道人们踌躇着说：“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。”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？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。大家都丧了气，原来花是真开着呢！这时提议人P君便去折花。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，立刻上前劝阻，而且用起手来。但P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；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，一眨眼，花在他的手里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。那一园子的桃花，想来总该有些

可看，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。只嚷着：“没有桃子，得沏茶喝！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“方丈”里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。这才平了气，谈谈笑笑地进城去。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梔子花，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，是并不了然的；所以眼前的机会，便从眼前错过了。

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，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。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，却只到过崇效寺一次；而去得又嫌早些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。北平看花的事很盛，看花的地方也很多；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诗人名士，其余还是不相干的。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，我们这些少年，对于旧诗和那一班诗人名士，实在有些不敬；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，我是一个懒人，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。后来到杭州做事，遇见了Y君，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，看花的兴致很好。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。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，但太少；又没有临水的，人也太多。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，来了一个方面有须，穿着花缎马褂的人，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：“梅花盛开嗒！”“盛”字说得特别重，使我吃了一惊；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“盛”这个声音罢了，花的盛不盛，在我倒并没有什么。

有一回，Y来说，灵峰寺有三百株梅花；寺在山里，去的人也少。我和Y，还有N君，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，从岳坟入山。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，又上了许多石级，才到山上寺里。寺甚小，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。

园也不大，东墙下有三间净室，最宜喝茶看花；北边有座小山，山上有亭，大约叫“望海亭”罢，望海是未必，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。梅树确是不少，密密地低低地整列着。那时已是黄昏，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；梅花并没有开，但那珍珠似的、繁星似的骨都儿，已经够可爱了；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。大殿上正做晚课，送来梵呗的声音，和着梅林中的暗香，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。在园里徘徊了一回，又在屋里坐了一回，天是黑定了，又没有月色，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，照着下山。路上几乎迷了道，又两次三番地狗咬；我们的Y诗人确有些窘了，但终于到了岳坟。船夫远远迎上来道：“你们来了，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！”在船上，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，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。

Y回北平去了，我也到了白马湖。那边是乡下，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，春天花发时，在风里娇媚地笑着。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。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，从没有人象煞有介事地提议：“我们看花去。”但有一位S君，却特别爱养花；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。我们上他家去，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，便是提着壶浇水。我们常乐意看着。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，我们在花旁喝酒，不知多少次。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，我却传染了他那花的嗜好。但重到北平时，住在花事很盛的清华园里，接连过了三个春，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。只在第二年秋天，曾经和孙三先

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。“清华园之菊”是著名的，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，画了好些画。但那种一盆一杆一花的养法，花是好了，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。直到去年春天，有了些余闲，在花开前，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。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，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。恰好Y君也常来园中，我们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。今年Y君忙些，我便一个人去。我爱繁花老杆的杏，临风婀娜的小红桃，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，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。海棠的花繁得好，也淡得好，艳极了，却没有一丝荡意。疏疏的高杆子，英气隐隐逼人。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；王鹏运有两句词道：“只愁淡月朦胧影，难验微波上下潮”。我想月下的海棠花，大约便是这种光景罢。为了海棠，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，看花的人倒也不少；但不知怎的，却忘了畿辅先哲祠。Y告诉我那里的一株，遮住了大半个院子；别处的都向上长，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。花的繁没法说；海棠本无香，昔人常以为恨，这里花太繁了，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，使人久闻不倦。Y告我，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，他是前一天去的。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，这一日一夜的风，准完了。他说北平看花，是要赶着看的：春光太短了，又晴的日子多；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，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。我说北平看花，比别处有意思，也正在此。这时候，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班诗人名士了。

（选自《朱自清选集》，开明书店1952年版）

石 榴

郭沫若



五月过了，太阳增加了它的威力，树木都把各自的伞盖伸张了起来，不想再争妍斗艳的时候；有少数的树木却在这时开起了花来。石榴树便是这少数树木中的最可爱的一种。

石榴有梅树的枝干，有杨柳的叶片，奇崛而不枯瘠，清新而不柔媚，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，而舍去了梅柳之短。

最可爱的是它的花，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红的花。单瓣的已够陆离，双瓣的更为华赡，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？

单那小茄形的骨朵已经就是一种奇迹了。你看，它逐渐翻红，逐渐从顶端整裂为四瓣，任你怎样犀利的剪刀也都剪不出那样的匀称，可是谁用红玛瑙琢成了那样多的花瓶儿，而且还精巧地插上了花？

单瓣的花虽没有双瓣的豪华，但它却更有一段妙幻